

# 阿拉伯国家短篇小说(下)

冯国超 主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丛书名：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

作者：冯国超

出版社：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ISBN：7-5312-1365-6/I303

出版日期：2001年1月

## 目 录

## [埃及]马·台木尔

- 二路电车 ..... (1)
- 沙良总督的姑妈 ..... (11)
- 小耗子 ..... (22)
- 穆特瓦里的大叔 ..... (29)

## [埃及]伊·奥贝德

- 伊赫桑夫人 ..... (38)

## [埃及]塔·拉辛

- 教养室 ..... (46)

## [埃及]塔·候赛因

- 萨珐 ..... (55)

## [埃及]伊·阿·库杜斯

- 乞丐罢宴 ..... (70)
- 职业的光荣 ..... (73)

## [埃及]尤·乔海尔

- 鸦片 ..... (84)
- 我们没有输掉 ..... (98)

## [埃及]艾·台木尔

- X 胡同二十二号 ..... (106)

## [埃及]舒尔巴吉

- 二十点的列车..... (111)
- [埃及]尤·沙鲁尼
- 最后一个儿子..... (120)
- [埃及]穆海卡尔
- 遗产..... (128)
- [埃及]苏·法亚德
- 不谐和音..... (138)
- [埃及]艾布·扎克拉
- 横祸..... (189)
- [埃及]马·卡米勒
- 六级官阶..... (203)
- [埃及]阿·阿卜杜拉
- 家梦难圆..... (212)
- [埃及]艾·奈贾
- 两只胳膊..... (218)
- [埃及]尤·盖伊德
- 冒雨前来的少女..... (228)
- [埃及]阿卜杜拉·图海
- 跳蚤.....使者..... (235)
- [埃及]阿·拉赫曼
- 女继承人..... (247)
- [埃及]阿·拉·法赫米
- 大游戏..... (253)
- [埃及]麦·图比亚

---

往事 .....	(265)
泪 .....	(274)
[埃及]纳·萨尔达薇	
相片 .....	(278)
[埃及]马·白德维	
旋涡 .....	(283)
[埃及]舒·伊雅德	
沐浴女 .....	(293)
[埃及]阿·哈马米绥	
出路 .....	(298)
[埃及]苏·盖莱玛维	
一个成功的女人 .....	(306)
[埃及]尤·埃拉布	
夜妓 .....	(312)
底层世界 .....	(323)
[埃及]萨·马尔西	
恐惧 .....	(336)
[埃及]杰·黑塔尼	
达到终点 .....	(346)
[埃及]阿·舒勒斯	
卖棉花 .....	(350)
[埃及]艾·贝赫杰特	
纳可靠迪亚老板的女儿 .....	(357)
[埃及]尤·伊德里斯	

---

贞操.....	(367)
天涯海角.....	(387)
[埃及]阿·拉·谢尔卡维	
蝎子.....	(399)
[埃及]纳·马哈福兹	
名声不好的家庭.....	(413)
土皇帝.....	(420)
[阿拉伯]选自《一千零一夜》	
一对殉情的恋人.....	(427)
[阿拉伯]伊本·穆格法	
白拉士、伊拉士和玉兰皇后.....	(452)
[阿拉伯]哈迈扎尼	
护身符篇.....	(464)
[阿拉伯]哈里里	
萨那篇.....	(466)
[黎巴嫩]努埃曼	
不育者.....	(470)
杜鹃钟.....	(489)
豪绅.....	(509)
[黎巴嫩]纪伯伦	
玛尔塔·巴妮娅.....	(516)
新婚的床.....	(527)
[黎巴嫩]陶·阿瓦德	
哈奴.....	(537)
[黎巴嫩]伊·纳苏尔拉	

---

诅咒.....	(546)
[叙利亚] 扎·泰米尔	
饥饿.....	(552)
[叙利亚] 伊德莉比	
蓝色的窗帷.....	(558)
深仇大恨.....	(563)
[叙利亚] 白·哈基	
忧伤的土地.....	(570)
[叙利亚] 赛·霍拉尼	
第三个孩子.....	(577)
[沙特阿拉伯] 海娜·侯赛尼	
挑战.....	(588)
[沙特阿拉伯] 萨米拉	
沙丘.....	(592)
[沙特阿拉伯] 阿里·侯赛因	
抵达.....	(600)
[伊拉克] 麦·拉比伊	
水的秘密.....	(604)
[伊拉克] 阿·尼亚吉	
一枚银币.....	(617)
失落.....	(623)
[约旦] 伊·纳乌里	
乡村神甫.....	(636)
[巴勒斯坦] 格·卡纳法尼	

- 志糕饼的孩子 ..... (646)
- [利比亚] 法格海
- 爱,在今夜 ..... (657)
- [利比亚] 米斯拉提
- 关系 ..... (670)
- [苏丹] 扎·阿里
- 报酬 ..... (681)
- [苏丹] 穆·拜沙拉
- 一生的夙愿 ..... (686)
- [摩洛哥] 本·加伦
- 血谷 ..... (693)
- [阿联酋] 阿·哈·艾哈迈德
- 打场工 ..... (698)
- 在白天的边上 ..... (706)
- [摩洛哥] 穆·宰弗扎夫
- 行走 ..... (719)
- [科威特] 莱拉·奥斯曼
- 烟缸中的女人 ..... (725)
- [巴林] 法齐娅
- 问 ..... (731)
- [突尼斯] 拉·沙莉妮
- 车间 ..... (734)
- [突尼斯] 穆·法尔西
- 昔日的阴影 ..... (740)

---

[阿尔及利亚] 本·赫杜格

信 ..... (746)

[阿尔及利亚] 塔·沃塔尔

心中的烟云 ..... (757)

[阿尔及利亚] 狄布

期待 ..... (766)

[也门] 穆·迪马吉

小女孩贝希莉 ..... (772)

## 蝎子

[埃及]阿·拉·谢尔卡维

哈山！尽管你在这村子里还安有一个家，却是无法度日了！

哈山！你原本比许多人都强，可是自从被教长轰出清真寺的那一天起，你就四处奔波，想找件事做，最终却是徒劳的。你还去过开罗，冒着空袭帮你的一个亲友赶马车。英国兵打了你，把你的肋骨都打断了。你双手空空地又回到了家乡，哈山！

你曾请求教长，让你回清真寺当雇工，可他却不同意。你也曾想跑去当兵，人家也不收。于是，你就去靠捕捉蝎子卖钱糊口了。

捉蝎子？！谁让蝎子蜇了就得倒在地上，好不了，那可就要倒霉了呀，哈山！

可是一只蝎子就换一个基尔什，十只就能换成一斗玉米哩！用十只蝎子就可以买回一篮大饼啊，好家伙！在遥远的上埃及，一个人逮满了一洋铁桶蝎子也没出什么事。布拉哥的人都说，上埃及人根本不怕蝎子，他们逮起蝎子来如同囊中取物，所以发财了。但是，这种事情在这个村子里却是从来没听说过。

哈山一大早就两手抱着头，背靠着客房的墙壁坐着。这时，他抬起头来，长长地吁了口气，把背靠在墙上蹭痒痒。

他光着脚，用脚板搓弄着那热乎乎的泥土，两眼盯着矗立在马

路对面的清真寺。

烈日当头,把这村路晒得热气逼人。客房墙壁的阴凉只能遮住哈山的脑袋。

教长路过这里,向哈山那边看了一眼,吐了一口唾沫。

哈山说:

“教长,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你难道不能跟我打一声招呼吗?你把我轰出了清真寺还不够吗?”

教长在清真寺门口站下来,脱下便鞋,嘀嘀咕咕地念了一节《古兰经》,把两只鞋挟在胳膊处,清了清嗓子,又向路上吐了一口唾沫,说:

“你就在这儿呆着,在清真寺前头晒太阳好了!哈山,你这个宰娜卜的崽子,就这样惩罚自己吧!”

哈山小声嘟哝道:

“你就别说我妈宰娜卜了——真主保佑,让她清静些吧!要没有她,我就能当兵混饭吃了。可是我第一次申请当兵,他们就拒绝我说:‘你走了,谁照顾你妈呢?既然她病倒在床上,你怎么申请也没有用!’”

教长停住了脚步,突然气得白胡子直颤,大声喊道:

“你这个坏小子在嘀咕些什么?我们的真主都生气了,让你去捉蝎子,这还不行吗?愿真主可怜这个村庄吧!至高无上的真主真是发怒了,竟在这个村里兴起了这阵捉蝎子的风。让真主惩罚你这个不信教的东西吧!你竟敢这样脏了巴叽地坐在清真寺前面。我马上要宣晌礼了,你还不起来去做小净,这足够能说明你对真主是多么不忠诚了。”

哈山既激动又有些怯懦地回答道:

“当着真主发誓,教长!我再也不进这座清真寺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你把我从清真寺里赶了出来,害得我四处奔波,到处

流浪？我去过开罗，那里又是空袭，又是喝得烂醉的大兵……到了最后，实在没活头了，我才想靠捉蝎子来糊口……天知道以后会怎样呢！”

有人在清真寺里抬高了嗓门，用低沉的声音嚷了一句：

“教长，让我们为先知祈祷吧！到了晌午了，您该宣晌礼了。”

教长回头看了一眼，压住火气，急急忙忙地进了清真寺，走到讲坛边上那块干净的垫子上。垫子上坐着一个又白又胖的人，戴着红毡帽，穿着一件麻布的长袍，教长看见他，连忙说：

“我马上来，先生，马上来！”

教长看着这位先生，又看了看左一个右一个坐在他身后那张又破又旧的垫子上的人们，嘴里嘟嘟啾啾地说：

“你好啊！愿真主保佑你，赐福于你！先生，你一向可好！”

这位先生是附近的一个农场主。他一面摸出金怀表，一面说：

“都说是政府今年要收集蝎毒，好用来替代因为战争而不能进口的一种材料。”

他向后望了望那些坐在破垫子上的人们。那些人都惊讶地瞧着他，听着他讲这番话。他一边用那又粗又红的手指头捻着一颗琥珀念珠，一边又笑着说道：

“战争让蝎子都成宝贝了，啊！”

他又转过头来，瞧着前面清真寺墙壁上的裂缝。正在这时，有人在他身后，用粗浊的声音恼丧地大声说了句：

“可它却让人一钱不值！”

等那位先生回过脸去刚想答话，哈山已经贴到他面前，抓过他的手，弯下了身躯。那位先生缩回自己的手，笑着说：

“噢！原来是你呀，哈山！这么说，你还是到清真寺里来了！”

哈山在那人的背后，离那块干净的垫子远远地坐了下来。那人沉思了一会又说：

“战争怎么会让人一钱不值了,哈山?它给那些像你一样没事情做的人带来了工作,不是吗?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懂好歹,从来也不说声‘感谢真主’!这个地方以前哪知道还可以捉蝎子啊?!老弟,快去干吧!”

哈山不知道该怎么对这位先生说才好,只有苦笑了一下。清真寺顶上传来了教长大声宣礼的声音。哈山说:

“你想,全村能有几只蝎子?我们每个人又能挣几个基尔什?我们这位教长如果是不那样贪得无厌,也不至于把我逼到这个地步!这也称为伊斯兰?!他每月从清真寺的宗教基金里领两镑钱,这是乡长每个月当着我们的面给他的!可他一个月才给我五个基尔什!你们看一看,我一天到晚给清真寺打水,不论刮风下雨,我都任劳任怨地反反复复、上上下下从河边提水,盛满清真寺的水箱。即便是一头牛犊,或是公家的一头骡子,这样干法也得累瘫下了!可这么累死累活地干,一个月才给五个基尔什!即使这样,我也没说什么,还是感谢真主的恩赐。一直到玉米价钱暴涨,一斗玉米要卖十个基尔什了,我才去恳求教长给我增加点工钱,可他却揍了我一顿。我把村长请来评理,他却更加火冒三丈,把我轰出来不算,还当着真主降下来的《古兰经》起誓,再也不准我去碰一下那个水箱了。他就这样害得我不得不四处奔波。”

教长宣过礼后,从清真寺的楼顶上慢条斯理地走了下来。他一边朝讲坛旁边那块干净的垫子走去,一边说:“做礼拜了!做礼拜了!”

哈山小声地嘟哝着:

“教长,我们早就祈求真主让你灵魂安息了……”

他的一个邻居摇了摇他的肩头,低声地对他说:

“快别这样瞎说了,哈山!好好向真主祈祷吧!”

另一个邻居对他说:

“喂！我说小伙子，你就拿着那根乡里人发的铁杆子，按他说的那么去干好了！那你一天就能挣十几个基尔什了。只是这座清真寺里就有不下一百只蝎子。另外那个客店里和它后边那片堆破砖烂瓦的废墟上可能都有蝎子。干好了，你一个月挣的钱可能有咱们教长挣的两倍呢。你想，我们一天到晚在地里抡镐头又能挣几个钱呢？老兄，别埋怨了！将来你挣的钱都要赶上一个当官的了。”

礼拜刚一结束，人们正在互相道别时，教长就拦住了那位农场主，向他埋怨起哈山来了，并希望这位先生能同当地说一说，让他们把这个哈山送到图尔监牢去。因为像这样一个不干正经事又不值得怜悯的家伙，会把附近的人都带坏的。教长虽然一向照顾他，他却反诬告教长私吞了他从清真寺宗教基金里应得的钱；教长把他轰走之后，他又不安分守己，还跑到开罗和英国兵打架，然后又跑了回来。回乡之后，他就到处发牢骚，散布教长夫妇的坏话。

那个小农场主笑了一笑，吩咐哈山别再讲教长妻子的坏话了。

哈山一面跟着那位农场主向清真寺的门口走去，一面恼怒地大声叫喊：

“他的那个老婆？！哼！不等我花上他们一分钱就会让蝎子蜇死……”

教长两手一挥，截断了他的话：

“真主啊，但愿这样……”

哈山气得直哆嗦，接着说：

“但愿这样！教长可是说了真话！他的老婆，哼！我从开罗回来直到今天，就拚死拚活地给温姆·伊兹大娘挑水，可她连个钱毛都没给过我，只是承诺说替我向教长说情，让我再回来给清真寺打水，还是每个月五个基尔什。领教了这一套以后，教长，你还来提你的老婆，难道我还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不相信，你让这位

先生去问问温姆·伊兹大娘自己！”

哈山竟当着这位农场主和那么多男人的面毫不留情地大讲教长的老婆怎样怎样，这让教长非常难堪，于是他跑到哈山跟前，伸手抽了他一个耳光，气得浑身哆嗦地说：

“让真主惩罚你这个坏蛋！”

然后教长转过身看着那位庄园主，不好意思地说：

“你别见怪，先生！真不该冲着你的面打他……你可别见怪……”

农场主一边穿鞋，一边答道：

“没关系！别再打了！”

教长急忙跑过去，扶着那位农场主穿好鞋。

哈山走出清真寺，站在客店的墙根前，看着教长、那位农场主及其周围正同他说话的人们。有人牵来了那位农场主的毛驴，那毛驴戴着银笼头，披着白布鞍子。

哈山上下打量着银笼头，那上面每块银子都值十个基尔什，相当于他冒着生命危险，和十只蝎子打十回交道！

那位农场主和大家挥手道别后，对他旁边的一个人大声地说，他还有一大批成包的化肥，可现在不能卖，因为他自己还有用。那个人用恳求的口吻说，他想要十包，给多少钱都行。那位农场主一面踩着鞍具的脚蹬子，一面说：

“那好吧，老尤努斯！我只能给你七包，救救你那些棉花。你就照老阿卜杜·阿泽姆出的价钱给好了。乡亲们，你们也清楚，我那批化肥可是物美价廉，以后也不会有的。不打完这场仗是不会再进口的，你们记住我的话好了。”

老尤努斯无可奈何地嘀咕着：

“那就是说，比官价多出一镑半……唉！反正都一样，我答应了，先生！我先把钱预备好，明天过了晡礼就到您那里去。”

驴子驮着那位农场主走了，一个雇工跟在后面跑着。

“这真是杀人不见血啊！”老尤努斯愁眉苦脸地说，“这能叫买卖？难道他挣的钱还少吗？可是你不按他出的价钱买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这场倒霉的战争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有人打断了他的话说：

“尤努斯老伯，你这还是从他手里买化肥，可我还得从他手里买粮食呢，那又有什么法子呢？”

驴子驮着那位农场主走远了，人们的埋怨声越来越大了。

他们议论着这位农场主和县长以及警察局的密切关系。

哈山站在那里一面朝着那头驴子看去，一面听着人们对那位农场主的贪婪和他定的那些价钱的议论。他向人们走去。他一看教长走了，就手指着那个农场主的方向，激动地说：

“我的老天啊！他这样贪得无厌，谁还敢再求他什么事呢！我本来还想求他替我说句话呢，这真是白天做梦！见他的鬼去吧！”

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有人大声说道：

“你可真是昏了头了，哈山！不过你这个家伙原本想求他什么事呢？”

哈山好像没有听到这句问话，只是一面望着那头渐渐地消失在一片尘埃中的驴子，一面接着说道：

“可是和那些在开罗发了战争财的人相比，你又算得了什么！你怎么能跟他们比啊！说实在的，乡亲们！我在开罗呆的那几天，可算长了见识了，好多事你们想都没想过。你们知道现在开罗最有钱的是谁吗？一个跳肚皮舞的婊子，她还开了一家酒馆，又是唱，又是扭肚皮！咱们的那位先生自认为对付得了我们这些乡下人，觉得自己挺不得了的。其实他要碰上那个女人，照样会被玩得晕头转相，被她卖了他还帮人数钱呢！乡亲们，你们知道不知道她在那些英国兵营里扭一晚上肚皮能挣多少镑钱吗？一百镑！整整

一百啊！就是说四晚上就可以扭出一费丹地来！你们看，她要是连续扭上两个月的肚皮，那咱们那位农场主的三十费丹地都得算她哩！”

人们哈哈地大笑着走开了，他们心里忍不住感到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满足感。

往事在哈山的脑海里一幕幕不停地浮现出来。

自从教长拒绝把他的工钱提高到一个月十个基尔什，而且又找了个人代替了他的位置以后，他简直是无路可走了。他在哪里都没找到活干。除了他，村里还有二十多个劳力也都找不到活干。他到村长家里去帮工，想添饱肚子。可是村长老婆嫌他一个人比两个人吃的都多，就把他赶了出来。他的一个亲友把他带到开罗布拉哥区，教他怎么样每天在赶马车之前把车、马刷洗干净。他经常幻想自己也能坐在那位亲戚身边，乘车去看看开罗的街头景色，但是他的亲戚没同意。虽说是这样，他在开罗还是觉得很幸福：他可以吃到白面大饼、甜麻酱、炸蚕豆丸子和许多在乡下从没吃过的好东西。到警报鸣响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空袭，简直吓得魂飞魄散。他听着那轰隆隆的爆炸声，人们的哭叫声，看到火光冲天，天旋地转，到处是一片恐怖，不禁浑身颤抖不止，他相信，这一定是世界的末日来临了。他暗自发誓，假如这次能死里逃生，他明天一大早一定赶回家乡去。空袭过后，他看见到处是一片凄惨的场面，于是他对自己的亲友说，他要回老家去，宁愿饿死在家里，也不愿意远离家乡在空袭中被烧焦。他说着说着差点要哭了出来。但是亲戚安慰他说，要想挣钱，就得受苦，并答应他再赶车时带着他，还要教他赶车。

第二天早晨，他和亲戚坐在马车上，看着开罗街道的车水马龙，又喜又惊。到了晚上，马车在一家夜总会门口停了下来。他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夜。这座大都市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通夜灯火辉